

吳氏評本昭昧詹言

培新敬署

土岐文庫

文庫17

W58

3

10

15

20

25

30

35

5-3

文章 17
W58
3



昭昧管言卷六

桐城方東樹



鮑明遠

李杜皆推服明遠稱曰俊逸蓋取其有氣以洗茂先休奕
二陸三張之靡弱今以士衡所擬樂府古詩與明遠相比
可見

阮亭云明遠篇體驚奇在延年之上與康樂可謂分路揚
鑣

姚薑塢先生云音響峭促孟郊以下似之

鮑詩全在字句講求而行之以逸氣故無駸蹇緩弱平鈍

管言六

七



010185185414

死句懈筆他人輕率滑易則不留人客氣假象則無真味
動人韓杜常師其句格衣被百世豈徒然哉

明遠雖以俊逸有氣爲獨妙而字字鍊步步留以澀爲厚
無一步滑凡太鍊澀則傷氣明遠獨俊逸又時出奇警所
以獨步千秋

讀鮑詩於去陳言之法尤嚴只是一熟字不用然使但易
之以生而不典則空疏杜撰亦能之徒用典而不切無真
境真味則又如嚼蠟吃糲米飯既取真境又加奇警所以
爲至

寧生而典一變熟滑陳舊平易淺率之病而筆勢振迅足

以驅使紙上但見生氣

全在字句上
看於詩家本
領毫無領會

生而不典則儻典而不生則舊亦在烹鍊鎔鑄典則生新
故又須擇取而用之有典而儻舊不新巧者勿用也

鮑詩面目以澀鍊典實沈奧剌生爲佳足以藥輕浮滑率
淺易之病然其至處乃在逸氣沈響警奇也

鮑不及漢魏阮公之渾浩流轉然故約之鍊之如制馬駒
使就羈勒一步不肯放縱故成此體故謝鮑兩家皆能作
祖若杜韓則是就漢魏極力開拓而又能包有鮑謝極古
今之正變不可以尋常詩家相例

杜韓皆常取鮑句格是其才力能兼之孟東野曾南豐專

息駕於此豈曰非工然門徑狹矣

南豐學鮑學韓可謂工極但體平而無其勢轉似不逮東野

南豐學鮑學韓字字句句與之同工無一字不著力而不
如鮑與韓者只是平漫無勢知南豐之失則知學詩之利
病矣

南豐似專在句字學而未深講篇體陸士衡頗講篇體而
於字句又失之流易然而南豐不可及於鮑韓為嫡派
矣

姜白石冥心獨造擺落一切直書即目誠為獨造然終是

宋體文體後人學之恐有流病不典而淺易則空疏人弄
筆便能之故不如明遠字字典字字鍊步步留境象深固
奧澀語重法密氣往勢留響沈句峭可為楷式

明遠句法工妙唐宋大家常撫擬之

謝鮑兩家起句多千鍾百鍊秀絕寰區與杜公崢嶸飛動
往復頓挫皆為起句宗法山谷常學之而恆不逮細鍊而
已秀絕或少

細釋鮑詩而交代章法已遠不逮謝公之明確往往一片
不分無頓束離合斷續向背之法乃知習之之所謂文法
甚難匪易後惟韓最精細不苟愈看愈分明

明遠有精純清鍊一往沈厚一種如東武吟薊北門行杜
公常擬之又如霞石觸峯起窮跨負天石句法峭秀杜公
所擬也淚竹感湘別則韓公所擬也

作詩固是貴有本領而字句率滑不典不固終無以自拔
於流俗今以鮑謝兩家爲之的於謝取其華妙章法一字
不率苟隨意於鮑取其生峭澀奧字字鍊步步留而又一
往俊逸 明遠詩令人不可斷截其思清意屬句重有味
無懈筆敗筆也一字不苟故能如此

鮑每於一字上見生熟此一大公案
作詩本領是一事氣格體勢文法是一事句法字法是一

放歌行鮑之
佳什在白頭
吟之上

事薑塢先生曰昭明所選鮑樂府八首阮亭只取三首放
歌行亦不錄蒙所未喻愚謂放歌行或尙可去若不取白
頭吟眞是不知子都之姣矣

欲學明遠須自廬山四詩入且辨清門徑面目引入作澀
一路專事鍊字鍊句鍊意驚奇警生奧無一筆涉習熟
常境杜韓於此亦所取法然非三反靜對不知其味濬發
心思益人神智

鮑不如漢魏阮公文法高妙筆勢縱恣橫溢不費力亦不
如杜韓豪宕變化然氣體堅實驚心動魄要亦百世師也
鮑謝兩雄並峙難分優劣謝之本領名理境界肅穆沈重

康樂不亮處亦多

似稍勝之然俊逸活潑亦不逮明遠作詩文者能尋求作者未盡之長引而伸之以益吾短於鮑謝兩家尤宜觀之杜公可見又明遠時似有不亮之句及冗剩語康樂無之南史明遠附臨川王道規傳東海人其仕當文帝元嘉時初與袁淑陸展何長瑜等在江州為義慶佐吏尋擢為國侍郎甚見知賞遷秣陵令文帝以為中書舍人及孝武時臨海王子瑱為荊州照為前軍參軍掌書記子瑱敗為亂兵所殺唐避武后諱改為昭沈約宋書李延壽南史皆作照而館閣書目直作昭且云上黨人非也

登廬山 起二句交代題千巖以下十四句皆實寫洞澗

每句聲聲參差互寫不得謂之板實無章

洞深也聳樹聳疏也雖造句奇警非尋常凡手所能問津但一片板實無款竅章法又不必定為廬山之景此恐亦足取後人亂雜無章作偽體泛詩之病故不及康樂之精深切題也曾南豐多似此豈受其末流之病故耶乘此四句方接起句入已作收然亦是泛語 此不必定見為廬山詩又不必定見為鮑照所作也換一人換一山皆可施用前人未有見及而言之者也然則今曷取乎曰取其造句奇峭生翹耳大抵游山固以寫情為本然必有敘有興寄否則不知作者為何人游為何時何地何情與此地故事交代不明則為死詩無人明遠此詩是也然又須知敘

忌冗絮興寄忌淺寫景忌平熟 今明遠但有一寫景耳
雖字句生剗然不及康樂之華妙自然現前也 不切固
泛須知太求切又成俗人所為學者深思其義乃有詩分
一字不放過使滑易便猶人

登廬山望石門 起四句敘題登字高岑以下十二句正
寫迴互二句束傾聽二句興寄明遠興託不過以遇仙為
言其情甚淺松桂二句言廬山甚近何城市之人甘穢濁
而不至此以與仙人游乎游山詩以山中有仙人興寄偶
及之亦可小謝敬亭是也然已為泛聲若此詩起二句意
似特為尋仙者則於題尤為無著康樂華子岡為華子言

收四句高想
遠致不得謂
淺

方好斤於
題故有此謬

論

語有脫誤

之故妙切有味此則無謂甚矣所謂剩語不切陳言也但
中間句法好杜公常擬之 靈士用嵇康贊
從登香廬峯 建平王景素為冠軍將軍湘州刺史江文
通有詩此當是觀上明遠在宋代江齊梁人 起句蓋用
宋玉高唐事為切題注家不知次句用臆繹則於登游為
不比切三四句更全無脈理而筆勢甚平五六句貼題從
字生闢之句可師御風四句正寫宸游甚精切青冥以下
十四句正寫景收句結從字 此詩起處不能如康樂之
一語無泛設故當遜之而余必明辨之者以為學者式法
古人不可沿其失而踵其誤以為藉口也大約此病李杜

所論殊淺

鮑詩雄豪跌宕崢嶸者正多

收亦不弱

韓蘇皆無之漢魏阮陶亦無之此猶為才小之故旋淵只言倒景非言高也注非 澀鍊典實沈奧至工至佳誠為輕浮滑率淺易之要藥此大變格也杜韓皆胎祖於此但其體平鈍無雄豪跌宕崢嶸所謂巨刃摩天之概其於漢魏曹王阮公皆不能及此杜韓所以善學古人兼取其長而不專奉一家隨人作計也故此種學之有得便當舍去曾南豐不知變而畢生息肩於此豈曰非工非佳而門徑狹矣

從庾中郎遊園山石室 此首篇法完好而收句未佳 過銅山掘黃精 起六句從黃精起逆入掘字羊角六句

先大夫曰中經內策殆是學仙中秘之書猶云禁方者也以為中山經似誤

拘牽題面陋甚

寫銅山蹠蹠四句寫掘時之景甚妙空守四句自述作意晦而未亮 大小銅山在揚州府揚子縣 中經必用山海經中山經注家引荀勗中經簿昧甚而明遠割中山經稱中經似杜撰不可法東漢以七緯為內學此服黃精或出緯書羊公有服黃精法然以為內策亦牽率不典 風門磴注家引武陵記按廣東通志韶州府乳源縣北行出風門度梯上下諸嶺磴道嶮巖尺寸陡絕 天井壁亦未詳注引陸機詩以為星象恐非 又題遇字疑作過 園中秋散 起二句先寫愁思為散字伏根甚佳氣交四句寫園中之景月戶二句逼取散字流枕四句正寫散字

善言六

五

此并非鮑之佳製

散之而不能散也收結言能得賞音我豈不能彈古調乎則思散矣晨衿猶云初心宿心耳此直書胸臆即目而情景交融字句清警真孟郊之所祖也但郊才小時見迫窘之形明遠意象才調自流暢也此尚似謝而筆勢自逸

觀圃人藝植起二句以賈宦陪起遠養四句分承賈宦居無四句逼入題春畦以下八句正面抱鋪二句所謂俊逸此明遠勝場遠養用酒誥註非是軺壚頂巧宦而當墟縱用食貨志非用卓文君終不切不確康樂必不然此詩章法平正可謂文從字順言有序然後人學之則又為

僅斷續離合未必數百年無解入鮑亦甚正句法

順衍板實康樂於此必為之離合斷續杜韓皆是文法高妙此是微言數百年無人解悟要之鮑詩只可師其句法一端而已筆勢疏邁亦似康樂不能有其俊

秋夜起二句交代作情題事荒徑十二句寫田園之景直書即目全得畫意而與象華妙詞氣寬博非孟郊所及矣傾暉六句言情歸宿華幕言朝旭也謂流光迅速不可常攀羅四句另換一意以寄懷抱孫興公遂初賦序曰少慕老莊仰其風流乃經始東山建五畝之宅帶長阜倚茂林孰與坐華幕擊鐘鼓者同年而語其樂哉華幕用此意甚親切注引張華何與也乃信讀古人詩不從其本事

此首氣體俊逸是鮑之勝場

則不能逆其志豈淺學所及哉 起第二句貨農貨定是貨字之誤用詩代食意代貨古字通注家引亢倉子農攻食賈攻貨非是此下並無攻貨語意 荒徑二句樵陶弱湍馳文魴全從陶出康樂乃騫舉而去其滯晦是為善學耳
和王丞 起六句逆入還山遯跡二句交代點明結上夜聽四句言歸後園林之樂性好四句收足 按南史不載僧綽為始興王秘書丞與沈約宋書詳略不同僧綽仕跡非能歸退之人此當是以虛志相期望故後云必齊遂云者祝願之辭也 限生二句即人生不滿百意陶公行之

為五字更言簡意足此二句雖再衍而但見新妙不見其襲句重字澀可悟造言之妙在人也 秋春二句即承上長意無已所謂古願高賢即指下管龐二人也
還都道中 直書即事起峭促緊健後來山谷常擬之以下皆直書即目直書胸臆所謂俊逸也但一片說下無章法繁竅但取其句法警妙亦足為式
上潯陽還都道中作 五臣注照為臨海王參軍從荊州還按南史照初為臨川王佐吏在江州擢國臣在文帝時及孝武時為臨海王子瑱前軍掌書記在荊州明帝立子瑒拒命瑒敗為亂兵所殺此何云還都也若云亂兵所殺

者子頊則子頊傳云頊事敗賜死年十一且子頊以拒命死其幕僚尙敢還都乎五臣之注昧於事理矣此蓋從義慶在江州擢國侍郎時也按漢潯陽在黃州蘄州東晉潯陽在今九江府德化縣桓溫所移明遠自江州還正由此五臣云由荊州亦由潯陽但臨海死明遠遂死不還也起六句敘題交代明白鱗鱗四句寫景興象甚妙杜公行役詩所常擬也登艫二句東頓絕目四句次第遞承眺望未嘗四句與次篇偕萃宏易皆未詳何謂注家謂明遠從荊州還當時必有爲之副者故曰偕萃按子頊以大明五年九月封泰始二年八月誅凡六年明遠在荊州與同

未嘗四句思親也

禍其無偕萃從容還都可知也何云字字清新句句奇崩波二句善注甚明此詩及小謝還都各極其情文之盛妙可謂異曲同工此非樊口蘆州注誤五臣注掩泣望荆流憶臨海王也亦誤執荆流二字竊意荆流淮甸特泛指潯陽地勢耳所以云掩泣卽下思鄉耳還都至三山望石城前十四句總敘望景而分三層首四句寫江上早景兩江二句點題交代南帆二句望字旁意關局六句正寫石城征夫六句入已歸情句如梭織收二句史所謂故爲鄙文累句者耶注家強爲之解徒蔽惑耳首二句不過言江平無波而措語新特此詩可比

安其其鄰累

顏延之蒜山而勝沈約鍾山不及小謝登三山望京邑及之宣城出新林浦

發後渚 起六句從時令起敘題不過常法而直書即目直書即事與象甚妙又親切不泛涼埃四句正寫景途隨四句敘情而造句警妙收句泛意凡語 此與下岐陽守風等皆不得其事之本末第以為行役之什可耳

岐陽守風 直書即目與象華妙清警開小謝沈鬱緊健開杜公飛雲四句言情歸宿 此詩韓公且若不能為無論餘人 此詩說洲風江霧楚越其非冀州之岐甚明而注家不覺猶引毛詩說文蔽惑甚矣按歸太僕汉口志序

言新安江過嚴陵入錢塘而汭川之水合瓊璜之水流岐陽山下則以為越地可知

吳興黃浦亭庾中郎別 起四句直書即目寫景起而起十字與象尤妙小謝斂手其後山谷常擬此作題旅雁四句交代敘題奔景四句正敘別溫念六句統述彼此之情此是客中送歸故贊彼不渝素志感已不得相從而欲奮飛也收二句注言別時庾必有慰藉之言故云藏為韋佩耳此收乃為親切不同泛意客氣假象 此與上潯陽還都後來杜公行役贈送詩竟不能出此境界

登黃鶴磯 起二句寫時令之景孟公之祖清絕千古次

杜公變化多矣

孟語自然覺
鮑猶帶

二句敘登臨之情適郢六句正寫望情事景物收言已情
應前斷弦悲謳凡分四段 起句與象清風萬古可比洞
庭波兮木葉下孟公木落雁南度北風江上寒全脫化此
句可悟造句之法若云秋風送雁還寒風送秋雁木落秋
雁還皆不及此妙如孟郊客衣飄飄秋葛花零落風雖若
不辭然若作零落葛花風則句雖佳而嫌平矣 臨流二
語互文一意絕絃由於急張急張由於悲切也 適郢二
疊句一意言望郢與夏皆在西耳注誤解非是按郢固在
武昌之西夏亦在武昌西而黃鶴磯在武昌故望郢夏皆
在西東坡赤壁賦曰東望夏口西望武昌赤壁若在嘉魚

蒲圻則東望夏口是也武昌在夏口東不當曰西望武昌
豈避複字而然耶則不如明遠此二句措語之工矣奈何
解者復迷之 三崖字注不解須檢字 淚竹二句韓公
擬之曰斑竹啼舜婦清湘沈楚臣 樂餌用老子此同康
樂詩皆為俗人誤加草又為妄注也杜公樂餌駐修軫錢
箋亦妄加草然杜公可作藥
送別王宣城 起二句興也以言興體為興言地此真合
於朱子論興所云云也青春二句始入題時令廣望四句
敘送別穎陰四句陪宣城 起二句教人作詩之法用興
之法分明道出 此詩章法明整可謂贈送之則

登雲陽九里埭 此是空詠懷感不遇知音作於題全不相蒙康樂無此也起二句直書胸臆情抱頓住三四句順承而用筆跌宕再頓住言宿心不遂而流年衰疾乖分易感悲緒紛來五六憑空折旋換勢入題扁作意中堅正位用王好竽而鼓瑟注非七八意順承而勢逆折用筆往復既絕鼓絃豈能知我妙音乎收足悲緒八句詩分兩半四段如精金在鎔後來韓公短篇多倣此而小謝銅雀臺用法更妙 樂弦二句用陸士衡

贈傅都曹別 鴻比傅雁比已前四句合中四句分落日四句正面送別 韓公送陳羽同皆短篇而用筆迴復曲

此等已開唐詩一派

折離合頓逆不使一直筆

蜀四賢詠 此詩明白只句字生新是卽秘法如君平因世閒甚妙若作與世棄則陳言習熟人皆有之矣 蟲篆憂散樂按散樂二字未詳向來無注者思之歷年未得後讀禮記齋者不樂注樂則散乃知此言子雲覃思太玄恐蟲篆散其志慮故不爲也陸氏釋文音落而陳可大郊特牲二日伐鼓下以爲不聽樂竊意二義皆可通而此當從落音 此詩大篇章法 嚴君平司馬相如王褒楊雄代東門行 此擬古敘別之作耳起八句說將別之情一息一句頓住最沈痛遙遙以下六句寫既別以後情景兼

樂府讀篇尤極氣勢之盛

至杜韓蘇皆常擬之食梅以下總收情文筆勢迴折頓挫
一唱三歎此皆為行者之言

代陳思王京洛篇 起十二句極寫先盛但懼六句言衰
歇古來二句倒捲收束全篇 春風二句言可以回景可
以召秋 此篇非常奇麗然終是氣骨俊逸不可及非同
齊梁靡弱無氣雖小庾亦不能具此氣骨時代為之也

代東武吟 借題不必切地不如隋煬帝 此勞卒怨恩
薄之詩小雅杜先王勞旋役之什所以為忠厚也後世
恩薄不能念此故詩人詠之亦所以為諷諫此所以為原
本古義用張騫李蔡做詩人南仲方叔耳 前十二句抵

一篇敘文密塗近塗也時事二句頓挫古人無不斷之章
法斷則必頓挫少壯四句敘今現在情事昔如八句反覆
自申詠歎淫液筆勢迴旋跌宕頓挫 一往奔放流暢清
利而又雄厚不輕不薄又不乏真味 杜公出塞詩有一
首從此出

代出自薊北門行 此從軍出塞之作薊北多烈士故託
言之起四句敘題有原委簡潔凡文字援據雖有詳略必
具端委詩敘事述情亦然必具端末使人易了但不得冗
絮纖瑣迂緩反令人不明了如此起邊師救朔方皆分明
交代題事嚴秋十二句寫邊塞戰場情景激壯蒼涼悲慨

使人神魂飛越雁行以下一字不平轉時危四句收作歸宿為豪宕不為淒涼以解為悲從屈子來陳思杜公皆同本集幽并重騎射等篇亦然 孟康云廣武在滎陽敖倉西三室山上蓋古聚兵之所

結客少年場 此詩用意稍浮無甚精深而詞氣壯麗

起六句追敘少時豪俠之失去鄉二句結上起下頓東升高以下為盱豫之悔亦所以為諷也

苦熱行 東武言旋卒此言旋帥擬出車亦以諷恩薄也

寫炎方地險艱字句奇峭生軀以下歸宿

白頭吟 此統言君臣朋友夫婦之情難常保即屈子恩

不甚者輕絕之意而古人屢以寄慨蓋此世情古今天下恆如斯也收句分明言之 起句比而兼興也三四句跌宕入題人情十句說情事名理奔赴觸處悟道可當格言而阮亭乃不見取殊不知其何說 又按此詩固非常清警然以杜公佳人比之則此猶為循行數墨經營地上陳言居然有死活仙凡之分可悟杜公才氣之大非徒脫換神妙

升天行 此即屈子遠遊景純遊仙之意而其佳轉在起八句直書即事無一字客氣假象陳言窮途以下正說升天

以富貴為道
得以迷方為
論說詞旨敏
妙此隱用秋
山事而詞故
和緩以抑過
之方乃未喻
亦誤

放歌行 此詩極言富貴斥譏蓼蟲蓋憤懣反言故曰放
歌十九首中今日良宴會即此意也
擬古魯客事楚王 言守節前以勢位人相形 此詩俊
逸處多

十五諷詩書 不過言已文武足備與太冲意略同 此

等在今日皆為習意陳言不可再擬擬則為客氣假象至

杜公贈韋濟乃大破藩籬

幽并重騎射 承次篇來言已騎射之工足以封侯而句

格俊逸奇警杜公所稱政在此等

鑿井北陵隈 起四句從前迷方生來杜公之祖言積學

及輕年及當
為

伊昔一首氣
勢尤佳漁洋
乙之妄也

先大夫曰此
君字乃自謂

成材不得貴顯然何必專守一途悔其專苦不知改計輕
年不惜陰也言今改計也起下放游放駕以下言已所以
改計由觀古二亡國乃知賢愚同盡臧穀同亡強生分別
何為乎 此篇語既奇警義又深遠猶有漢魏人筆意與
顏延之北使洛語同而意不同

東薪幽篁裏 極賤隸之卑辱以寄慨不得展志大用於
世也而詩之警妙皆杜韓所取則亦開柳州

河畔草未黃 又託閨婦思遠以寄其羈旅之苦起有翩

勢宿昔二句指客隴之人念此四句始自言也

蜀漢多奇山 又即所客居之地以申前篇之憂而意晦

也白頭吟云
古來共如此
非君獨撫膺
君字亦自指

不明不知君為若指也

紹古辭 皆託言離別之情

橘生湘水側 卽紹橘柚垂華實篇皆從屈子來三川以

下言奪寵之多競進收句自申言觀我之翰君當泫然

真不媿為古不特詞古義尤古也

昔與君別時 言勿以離而相忘而詞句清警

瑟瑟涼海風 此篇止收句清警

開黛觀容顏 序寫春思清警起四句交代星隱隅因夜

久而感流年也筆勢一氣振舉不似康樂滯蹇

暖歲節物早 起六句感春起興兼寫節物怨咽以下入

方每言鮑不
如謝然鮑之
勝謝實在此

感春之情字字清新而通篇造語生辣 此用契闊與詩

異意言有生常是離別也 此詩開孟東野

學劉公幹體 前四句敘題後四句兩轉峭促緊健皆短

篇楷式此皆孟郊所祖法 梁鍾記室評公幹云仗氣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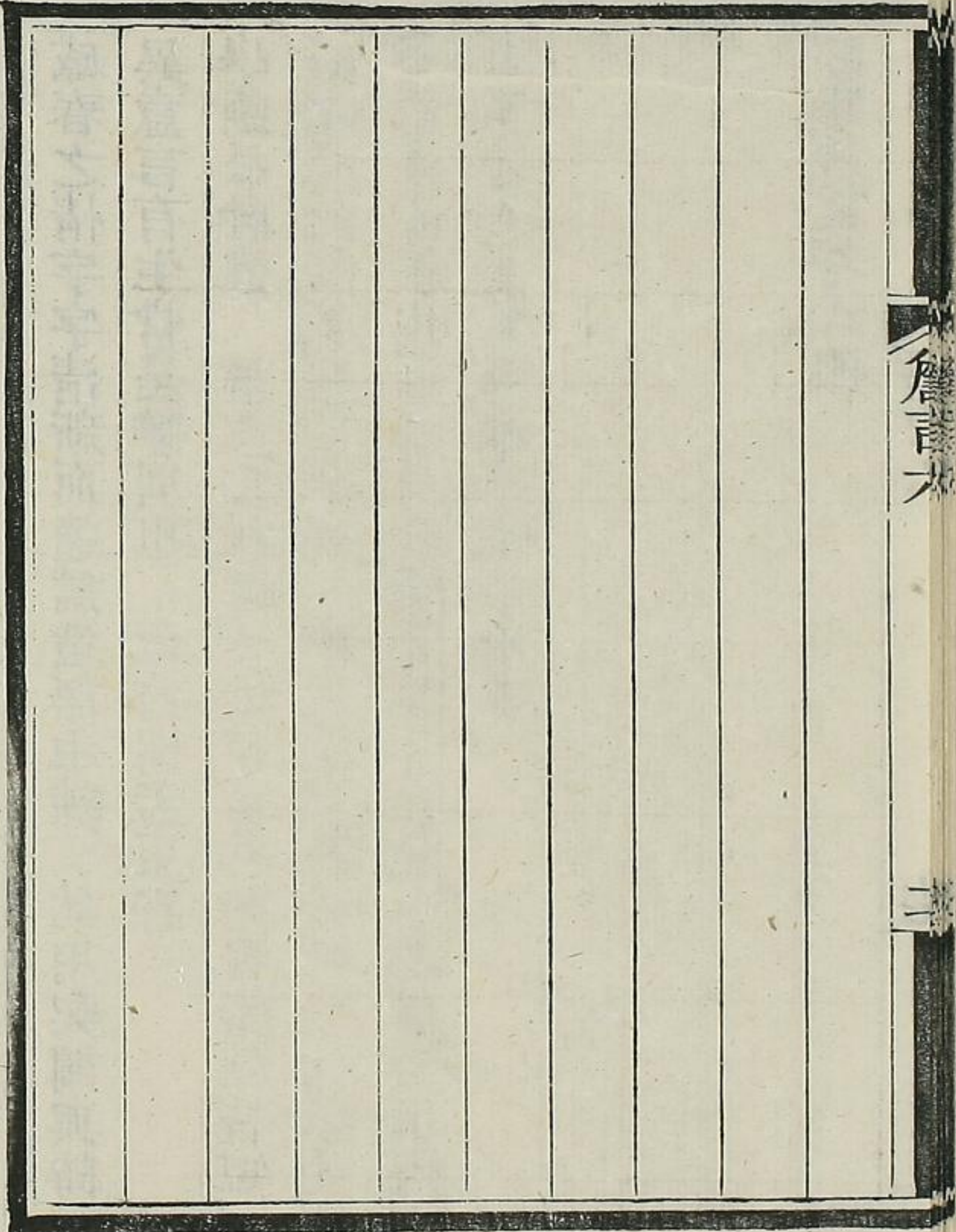
奇動多振絕但氣過於辭雕潤恨少明遠在鍾前而詩體

仗氣極似公幹特雕潤過公幹矣

昭昧詹言卷六終

詹言六

七



昭昧詹言卷七

桐城方東樹

小謝

玄暉別具一幅筆墨開齊梁而冠乎齊梁不第獨步齊梁
直是獨步千古蓋前乎此後乎此未有若此者也本傳以
清麗稱之休文以奇響推之而詳著之曰調與金石諧思
逐風雲上太白稱其清發驚人玄暉自云圓美流暢如彈
丸以此數者求之其於謝詩思過半矣
玄暉詩如花之初放月之初盈馳蕩之情圓滿之輝令人
魂醉祇是思深語意含蓄不肯說煞說盡至其音響亦然

推服至此前
又謂其無甚
深妙何也

大抵下字必典而不空率造語必新而不襲熟凝重有法
思清文明而不爲輕便滑易同一用事而尤必擇其新切
者同一感寄而恆含蓄同一寫景而必清新古之作者皆
同而玄暉尤極意芊綿蒨麗其於曹公之蒼涼悲壯子建
之質厚高古蘇李阮公之激蕩標忽淵明之脫口自然仲
宣之跌宕壯闊公幹之緊健親切康樂明遠之工巧驚奇
皆不一襲似故爾克自成一家人退之所謂力去陳言如是
然玄暉於公幹康樂明遠三家時相出入締情纏綿似公
幹琢句似謝鮑

昔人稱小謝工於發端此是一大法門古人皆然而康樂

明遠顏延之尤可見大抵蓄意高遠深曲自無平率然如
顏延之特地有意久之又成裝點客氣可憎故又須兼取
公幹之脫口如白話緊健親切然不善學之又成平率惟
康樂惠連玄暉兼二美無二病至於陶公之無容心於修
辭琢句杜公之崢嶸飛動元氣渾運聖矣不可以此例論
阮亭標典遠諧則四法求之小謝可謂盡之然便專求之
四法而略彼神明亦終是作僞詩死詩而亡阮亭蓋未能
證是也

玄暉卒年三十六自宋入齊時纔十五六許故集中多少
作

玄暉不尙氣而用意雕句亦以雕句故傷氣也然有典有句而思新故自千古後惟王摩詰能繼其聲然浮而不質不如元暉氣韻沈著若既無氣又無句又淺率無深思乃爲俗人之詩矣

韓公掃齊梁以爲亂雜而無章而小謝猶自有章未可概斥小庾不讓小謝而謝體較高

小謝情優於鮑令人如或遇之而明遠有氣體較又高於小謝

江上曲 此治遊詩起二句以二地陪起楚南而句節參差入妙願子二句求與之同舟卽越人歌之意千里二句

既得許後江上二句收作本題有延年千秋之意 此篇初未詳其特用易淇二水之故思之歷年不得徧詢雅博者亦不能知後讀枚乘菟園賦曰晚春早夏邯鄲襄國易陽之容麗人燕飾予乃悟古人以此地多游治故與淇上並稱之 孟康史記注以江陵爲南楚秦拔郢置南郡地 此詩比而賦也

芳樹 此題本賦鼓吹曲故用賦體 起四句說盛後四句說衰而遲暮眾芳歇言外有比興 所以說桂猶之銅鑪橘柚此切樹言之若曰不爲世用無人訪生死矣結謂密陰連結

臨高臺 此因登高臨望而思鄉也 起二句先點題情
得勢倒點題面以下四句皆登望中之景而景中皆有情
景亦活矣非同死寫景此古人用法用意之深妙處收句
敷衍結首句章法奇而完密 綺翼卽綺陌如云田塍刻
縷耳注非

同謝諮議詠銅爵臺 每二句一斷一換意換筆換勢詩
止八句而分四層順逆離合夾敘夾寫筆轉反覆詠歎
令人悽斷此詩意格韋柳不知矣後惟杜韓短篇時有此
章法文法 總惟二句敘也而二句中用意用筆已具有
往復鬱鬱二句議也卽反承上二句逆折芳襟二句順敘

韋柳何可輕
議此等處景
見安率

也而二句用意用筆折斷作兩層頓挫自歎自憐玉座二
句忽放聲極口明言而用筆仍作兩層折換仍復含蓄不
盡古人獨步千古豈偶然哉彼韋柳但得其面目耳而於
其作用措注之精微似未解也不然何以求似此者而不
可得也 此詩八句換四層意作四轉勢幾於每句作一
色筆法所謂一波三折驚鴻游龍殆盡之矣 何仲言王
子安皆不能過此 杜玉華宮脫化此但變用散體陽調
耳 離夜篇章法宏放縱蕩汪洋皆短篇極則 此諮議
乃超宗也而舊注作璟南史謝氏無名璟者或是顯字誤
耳姚薑塢先生曰眺與超宗乃祖免從父子而稱其姓

收殊直率

先大夫目末
二句承纓綬
言之謂山川
長好入自少
暇耳非謂人
不能久也

游敬亭山 前十二句山我行八句游山之情章法分明
大致亦同康樂明遠但音節易之以和耳精警似遜之
起二句敘上千八句寫景隱淪二語亦同康樂然此為泛
聲說見鮑登廬山皇恩已矣言已被出不復望寵近眷顧
茲理即上追奇二句分收完密

將游湘水尋句溪 起以黃山桂水二事陪辰哉二句承
上脫卸束住入題瑟汨六句正寫暮秋六句述情兼著時
令予君皆自指懷抱二句倒裝句法言山川不改而人不
能久常當及茲暢懷抱也 此湘水必指其流經宣城郡
者觀之宣城郡出新林向板橋注引水經江水經三山又

此收筆妙勝
前首

湘浦出焉是此湘矣注引零陵湘水非是 只言未遂仙
隱且作此游因即寫其景著筆甚輕
游東田 起四句迤邐平敘遠樹四句寫景華妙千古如
新收結首二句善曰云云是也絕不矜奇而人自不能及
善曰眺有莊在鍾山東何吧瞻以為此文惠太子東田
是也

暫使下都夜發新林至京邑贈西府同僚 此在荊州隨
王府被讒救回與康樂之被讒出為永嘉臨川內史情事
略同亦與明遠之從荊州回京上潯陽道望京邑情事相
同詩亦似之 一起興象千古非徒工起調云爾也若云

悲之未央似江流無已時比而興也互文也三四敘題交代分明而慷慨頓挫秋河六句寫景交代夜字京邑字題緒既分明而寫景復華妙驅車二句束上起下用法嚴密綺交脈注交代分明康樂明遠多用此法馳暉四句承昭邱敘西府筆勢騫舉又極沈鬱頓挫真所謂調與金石諧思逐風雲上者常恐四句著筆題外正得題中乃作惜本意也何云壓卷愚謂極才思情文之壯縱橫跌宕悲慨淋漓空前絕後太白杜韓無以尚之然但厚藩王而無親君之義古人真處在此失處不復顧宋以後人能彌縫此失而又往往入以假象偽情客氣求之唐以前詩惟有陳思

腐論

阮陶杜韓文義與理兼備故能嗣經騷得詩教之正玄暉未及此也

之宣城郡出新林浦向板橋 一起以寫題為敘題興象如畫渾轉瀏瀏宣城在京邑西南江以入海為歸故曰歸流此言已行逆江而回望東北古人字不苟下與明遠登黃鶴磯適郢無東轅二句同工天際二句則明遠無之矣旅思以下言已懷歡祿句及我行雖紆組語皆與康樂意同 休文紛吾隔囂滓何義門云自言此去隔在泥塗也無斥京師為囂滓之理余謂如玄暉此語分明前又云京洛緇塵要不可謂非失義何說言儒者正義耳 何又云

歡聲當作歡
歡懷祿情非
古人所履道
也

結句以廉節自厲收之郡使事無跡余謂此即資此永幽
棲意借隱豹為興象耳玄暉固未必貪賄而厲志之意非
玄暉胸中所有也

晚登三山還望京邑 起二句為一段借賓陪起何云可
作使事之法白日六句正寫京邑題而興象華妙千古如
新去矣以下述懷歸之情雖仕大郡而志切懷歸亦徒作
雅言耳以為不得志而然與高懷而然與厭濁世亂邦而
欲去之與若仕承平盛時則足以基讒禍也何云三山現
京邑西故西日轉明

休沐重還丹陽道中 起四句休沐灞池二句重還汀葭

先大夫曰元
暉以美才而
仕濁世自不
得志何云徒
作雅言

六句丹陽道中景征徒以下述作悵歸宿十首一片清綺
似劉公幹 何云還邛二句義取家徒四壁而無袁紹之
兼輒此言得之注泛引非是 灞池用枚乘伊川亦必使
事而注不能詳 汀葭六句寫景葦柳所撫多在此等而
已古人皆以敘題交代為本分無闕入泛剩長語求之謝
鮑皆然至葦柳乃不見此典型但一味空象浮虛尋其事
緒髣髴而已了無實際 觀玄暉自言見其胸中殊無決
志非徒智及而仁不能守安在其能戰勝哉此豈足與陶
公同歲而語恩甚戀闈闈饜榮之飾詞耳

新亭渚別范零陵雲 起四句先從零陵起語似有神助

先大夫曰恩
甚戀闈闈亦
將歸事親也
故下以偃郊
葬結之此正
決志何言發

樂耶

先大夫曰心
專用世之心
也范既遠斥
已復多病用
世之心皆逆
然也

鶴言七

何云雲去句既有與象兼之故實停驂二句清題綺交脈
注廣平以下承上雙結 後人習用羊元保宣城是詩則
用鄭袤廣平魏志鄭渾為陽平注誤作平陽心事已矣意
未詳玄暉兩用已矣而此尤未亮

酬王晉安 起四句對面從王所處起寫秋景神妙同別
范善曰鴻雁不至晉安故曰寧知也拂霧四句言已春草
四句雙結王與已按南史王僧孺傳齊文惠太子薨僧孺
出為晉安郡丞姚薑塢先生据此謂為僧孺也然晉安今
福州也僧孺東海鄉人不當曰西歸注又引毛詩西歸尤
為假借無理本集曰王德元是也

和宋記室省中 姚薑塢先生云此宋字當是宗誤宗夬
為鬱林王記室參軍及為皇太孫仍為記室 起四句先
敘省中之景懷歸四句述宗之情宗詩中必有思歸之意
也故本其情以為言則清揚秘職正道其閫督注家以為
樂之者失之矣按宗南陽人故收以伊水言之

新治北窗和何從事 此等非玄暉高製然必細心讀之
乃知高青邱之學有功力不似他人但襲取其顯者 起
四句新治北窗泱泱六句寫景如遇諸目前自來四句言
何來贈詩不見四句似是何即別去此八句一往清警似
公幹

鶴言七

和劉中書 此劉繪有入琵琶峽望積石磯詩呈玄暉玄暉和之也起四句追敘已昔曾遊分兩層交代圖南二句頓束言劉今方仕此不比已之息翰下四句因及已移疾得詩敘次交代分明清警頽紫以下十句述劉詩中所言峽景以承殊觀江潭二句緊承劉之詩以感起已之昔遊收束一片末句另出一層言已苟即死無重游之期而淹留於此則永絕此巖畔之遊文情景妙
冬緒羈懷示蕭諮議虞田曹劉江二常侍 此係為隋王府文學時作起言出常思歸今遠適荊州仍滯城闕言志不樂仕故曰羈懷也寒燈以下十二句實敘一羈字寒燈

紅藥句與宏做何涉

先大夫曰此亦迂論

三句右丞寒更傳曉箭清鏡覽衰顏疲驂以下八句述懷言已所以羈此非戀祿乃感恩然終不欲久留 此詩序述委婉情文斐靡一往情深似劉公幹
直中書省 前八句寫中書省非徒宏麗尤細意分貼紅藥承宏做蒼苔承陰陰也鳳池八句直字內意用鳳池事妙切中書不似後人漫泛雜亂填湊 何云結語學公幹
信美非吾室語非所宜言此何地何官豈可與仲宣客地登樓同怨全無事主之誠致身圖報之意豈得以陶公高節不樂仕為藉口耶此等境界李于鱗移於七律便是妙絕可悟學詩之妙訣但于鱗氣稍浮此固各有天分在

先大夫曰處
亂世而能免
禍者實難此
皆妄說及之
而後知履之
而後難談何
容易

高齋視事 不及直中書省華妙奇豔而句勢用意略同
宣城郡內登望 何云起句逼出登望又曰晦翁賞寒城
十字以為有力山積六句承上眺字皆寫眺中之景悵望
句束上恂怳句起下此二句為一篇頓挫隔斷前後以為
章法結髮六句述懷 匪直望舒圓截四五字則意未足
張協詩下車如昨
日望舒四五圓
觀朝雨 起六句朝雨平明以下十句皆觀字內意何云
戢翼四語是戰所謂貧賤而思富貴富貴又履危機者也
又云玄暉之言如此而卒不免曝鰓者蓋清雨曉涼能戰
勝於俄頃而不覺旋感於富貴行之維艱亦可悲矣

冬日晚郡事隙 起句點題次句觀字串下颯颯六句之
景已暢二句頓束承上起下風霜以下述懷章法同前山
谷快閣一首括取此意移之七言而大變其貌可悟學詩
之法山谷氣更沈雄此固各有天分在
郡內高齋閒望答呂法曹 起八句敘高齋閒望非君六
句乃答呂遺贈詩結言見詩如親晤而措語甚妙
落日悵望 前八句敘題已傷二句一頓情嗜四句言情
章法同前而無妙自直中書省至此七篇情事詩境略同
離夜 起寫離夜之景由遠及近三四兼敘共為一段五
六入別情卻以翻潮句橫空逆折一筆文勢文情俱曲宕

奇警山川二句又另換筆意作結言遠涉已足愁煩况兼懷戀故人之餞此詩通身為行者自述之辭短篇極則

北斗七星第五曰玉衡玉衡北兩星曰玉繩

和王中丞聞琴 先寫二句聞琴時之景與會標舉第三句一墊四句點題共為一段章法與離夜同蕭瑟二句正

寫聞字收句始入聞琴之情而借以慰王

和江丞北戍瑯琊城 自南北戍所以先寫京城次言漸

遠江漸驅馬一路層次交代京洛二句實言所以須戍之

故為一段撫劍入已另一意然惜哉無輕舟句意不明收

句勉江語自明 頓挫往復

此晉初僑立之南瑯琊亦名金城在今江寧郡治之東北

先大夫曰此乃自言非慰王

此用于建成句也無碍文法

齊書地志瑯琊本治金城永明移治白下在今郡治西北神策門外

和沈右率諸君餞文學 起句敘餞文學兼補時令次句

點明係之官非餞歸亦非仕京邑所謂交代分明也三四

句就第二句復為客意頓挫詠歎言此身如水東流無停

思念故鄉陌將如之何也以上為一段重樹二句寫景收

句入已餞之情此文學必之荊州為王府官屬也

與江水曹至干濱戲 起二句敘題兼著地與時遠山二

句言水中山景花枝二句寫岸山總四句寫景語甚新妙

別後二句收用意用筆深曲有味又緊承上四句景及山

月清尊言之思此景此情也

送江兵曹檀主簿朱孝廉還上國 起二句先敘題面著
攜手二字以表三人也三四句言三人不念己之不得歸
也香風二句寫山中之情留送字收此篇無甚佳勝

送江水曹還遠館 此似江福過謁而館去城遠玄暉餞
之作此又似挈眷在館者故三四句及之 此詩先敘遠
館並景起二句右丞取作律句便妙收二句言餞送不能
久留 自離夜至此七篇情事詩景相似

往敬亭路中聯句 此詩全見齊梁人句法

和王著作融八公山 起二句陪起前十二句言其地與
景戎州六句述本事道峻二句頓挫陪危賴宗袞謝玄也

此作實不謝
勝場何忽輕
漫

詩甚健舉并
不靡弱

平生以下入已情結言已欲收暮景 以此較韓杜長篇

何啻遜之固知此等不必用齊梁矣 師古曰山海經瑯

琊臺在瑯琊之東今海州贛榆得瑯琊東南境漢志屬瑯

琊東樹按山海經云在渤海注云海邊有山嶠嶢特起狀

如高臺句踐入伯中國之所都 何云孟諸在睢陽乃今

歸德府八公山在今壽州實在西善注誤此詩但盡題意

不出齊梁靡弱平鋪無奇姚薑塢先生云元長為著作必

是齊初此朮少作也

和伏武昌登孫權故城 起十八句敘孫氏之盛三光二

句承上起下作轉勢參差句轉以下七句言今日之衰第

此二詩皆小
謝大篇筆力
不凡韓公沈
掃齊梁自不
謂此

開律體

八句入伏作詩幽客六句言已得詩和詩收句以期往遊
此另結 何云無句不妙然比之前人意味力量自殊退
之所以並歸齊梁也愚謂此與八公山皆典制大題宜用
杜韓方能勝任否則子建亦可此詩傷平然與象力量似
勝仲言行經孫氏陵 平敘之作而葳蕤蔥蒨俛仰英眇
移病還園示親屬 此詩甚平但句法清新而已涼薰乘
暮晰晰讀如明星晢晢之哲言當晚暮而仍見秋花月下
如空也此二句寫月光實妙 通身寫園中景而樓冲不
脫疾 起句收句移字還字
和何議曹郊遊 次首起四句敘河江游羅靡二句寫景

後半韻味殊
佳

先大夫曰正
見愁思之循
環無已不得
云敷布

寄語四句述何情言其老而懷歸反來仕日下雖對勝景
而憂不解有如屈子之浮夏不知其仕亂世而不得已耶
抑玄暉之雅言耶
懷故人 一往清綺然傷平無奇處
治宅 起二句敘題迢遞六句寫東都收結玄暉多此調
此亦無勝
秋夜 起四句敘北窗四句景而五六又於景中見情甚
妙收句敷衍耳
和徐都曹 日華川上動二句千古如新阮亭不取失之
矣自移疾至此六首非全美姑類存之

附張九齡 李白 柳宗元

張九齡 孤桐亦胡為 收句言賢者在下

蘿為必有託 起句言附驥寒暑句亦謂人摧之悠悠句

忽轉入正意自廣世無孔孟吾何從

良辰不可遇 不遇將空懷抱言之不信

感遇 蘭葉春葳蕤 言物各有時人能識此意則安命

樂天興而比收所謂運命唯所遇

幽人歸獨卧 湛思至道以謝盛名之人彼豈知吾然此

本不謀何能望彼知以慰吾心起四句賦持此謝高鳥賢

達者也

收言不求人
知氣類相感
也

魚游樂深池 起二句以喻樂道嗟爾蜉蝣羽指逐世味

者有生句承何為言收言利與善之閒也

孤鴻海上來 比而賦

吳越數千里 化蝶二句冥契無待

西月下山隱 燕雀感昏且言眾庶

江南有丹橘 本屈子鮑照

抱影吟中夜 收二句黃農之思

漢上有游女 冥冥愁不見句申言前旨不見而將老死

我有異鄉憶 收句終然思之

李白

古風 大雅久不作 此專主文體文運

蟾蜍薄太清 此似感祿山之亂而作

秦皇掃六合 收兩義合併

太白何蒼蒼 此託言仙人放懷忘世

咸陽二三月 此言少年乘時賢者無位

莊周夢蝴蝶 言世事幻妄不必營營富貴

齊有倜儻生 此託魯連起興以自比

君平既棄世 言賢士不求名非人所知

胡關饒風沙 此言窮兵之害

天津三月時 此詩意甚明

此明有所刺
譏全未批出

猿鶴沙蟲亦
感世變而作

不但衍古

昔我遊齊都 自言高尚哀時人之卑弱

秋露白如玉 言歲時易盡而自苦思亦放意也

碧荷生幽泉 言已賢而人不知將老死也

容顏若飛電 亦言時日促不如求仙

鄭客西入關 衍古高妙

羽檄如流星 言窮邊之事

綠蘿綠葳蕤 小人得志君子棄捐君恩不結芳意何申

美人出南國 屈子眾女之旨

宋國梧臺東 言世俗不知美惡

殷后亂天紀 忠不見容

此亦指時事

戰國何紛紛 仍是前意

柳宗元

老僧道幾熟 去歲句倒入

久知老會至 但願得美酒二句似陶

宿雲散洲渚 奇逸

昭昧詹言卷七終

此卷多精論
名言是前輩
相傳之微言
要義而方錄
之也

昭昧詹言卷八

桐城方東樹

杜公

論杜詩者前人備矣而以元微之韓公之語為最得實

又如聖人說興觀羣怨及李習之論六經之愾與詞惟杜

公韓公詩足以當之

杜公包括宇宙含茹古今全是元氣迥如江河之挾眾流

以朝宗於海矣

錢牧翁譏山谷為不善學杜以為未能得杜真氣脈其言

似也但杜之真氣脈錢亦未能知耳觀於空同之生吞活

剝方知山谷真爲善學錢不足以知之但山谷所得於杜專取其苦澀慘澹律脈嚴峭一種以易夫向來一切意浮功淺皮傳無真意者耳其於巨刃摩天乾坤擺盪者實未能也然此種自是不容輕學意山谷未必不知但以各有性情學問力量不欲隨人作計而假象客氣而反後之耳不然如空同似得杜真氣脈者而何以又失之耶平心而論山谷之學杜韓所得甚深非空同牧翁之樞取聲音笑貌者所及知也

觀選詩造語奇巧已極其至但無大氣脈變化杜公以六經史漢作用行之空前後作者古今一人而已 韓公家

此下議論皆好

法亦同此而文體爲多氣格段落章法較杜爲露圭角然造語去陳言獨立千古至於蘇公全以豪宕疏古之氣騁其筆勢一片滾去無復古人矜慎凝重此亦是一大變亦爲古今無二之境但未流易開俗人滑易甘多苦少之病今欲矯世人學蘇之失當反之於杜韓然欲學杜韓而不得其氣脈作用則又徒爲陳腐學究皮毛及兒童強作解事令人嘔噦而已

杜韓之真氣脈作用在讀聖賢古人書義理志氣胸襟源頭本領上今以猥鄙不學淺士徒向紙上求之曰吾學杜吾學韓是奚足辨其塗轍窺其深際

杜韓盡讀萬卷書其志氣以稷契周孔爲心又於古人詩文變態萬方無不融會於胸中而以其不世出之筆力變化出之此豈尋常齷齪之士所能辨哉

山谷之學杜韓在於解竊意造言不肯似之政以離而去之爲難能空同牧翁於此尙未解又方以似之爲能是尙不足以知山谷又安知杜韓

微之曰壯浪縱恣擺去拘束模寫物象此語最好然余謂此三言蘇公亦能之退之云巨刃摩天揚崖垠劃崩豁乾坤擺雷硤光燄萬丈百怪入腸此惟李杜韓蘇四公獨有千古而李差不如杜亦誠如微之所云也

大約飛揚崑兀之氣。崢嶸飛動之勢。一氣噴薄。真味益然。沈鬱頓挫。蒼涼悲壯。隨意下筆而皆具元氣。讀之而無不感動心脾者。杜公也。

杜公詩境盡於自序公孫劍器數語學者於此求之思過半矣退之云口前截斷第二句。又曰盤馬彎弓惜不發。此皆古人不傳秘密。東坡筆所未到氣已吞自是絕境而有流病孫過庭論書曰未悟淹留偏追勁疾不能迅速翻效遲重夫勁速者超逸之機遲留者賞會之致將反其速行臻會美之方專溺於遲終爽絕倫之妙能速不速所謂淹留因遲就遲詎名賞會此語杜韓外千餘年無人知得徐

鼎臣曰文速則意思敏壯緩則體勢疏漫猶迹論也

欲學杜韓須先知義法粗胚今列其統例於左如翫意去

漢俗造言忌平顯選字與造言同章法有奇有正無起法

有破空橫空而來有快刀劈下有巨筆重壓有勇猛湧現

有往復跌宕有崢嶸飛動從絕謝來者多是凝對山谷多

用此體以避轉接多用橫逆離三法氣脈草蛇灰線多即

者筆力截止恐冗絮說不經意助語閒字必堅老倒截逆

挽不測豫吞此最是精神旺處與一直下離合專言伸

縮專言事外曲致專言寫意象大小遠近皆令逼真情真

能感人頓挫往往用之交代題面題之情參差專用之行

動人頓挫未轉接前交代之事歸宿意情參差文局陳敘

情而其秘妙尤在於聲響不肯馳驟故用頓挫以迴旋之

不肯全使氣勢故用截止以筆力斬截之不肯平順說盡

故用離合橫截逆提倒補插遙接至於意境高古雄深則

存乎其人之學問道義胸襟所謂本領不徒向文字上求

也

潔淨 遠勢 轉折 換氣 束落 參活語 不使滯

筆重筆 一氣渾轉中留頓挫之勢 下語必驚人 務

去陳言 力開生面 此數語通於古文作字

文法不過虛實順逆離合伸縮而以奇正用之入神至使

鬼神莫測在詩惟漢魏阮公杜韓有之而韓於文神化詩

猶不及杜

山谷隸事閒不免有強拉硬入按之本處語勢文理否隔無情非但語不安亦使文氣與意齟齬不合蓋山谷但解取生避熟與人遠故寧不工不諧而不顧致此大病古人曾未有此不得以山谷而恕之使遺誤來學也乃知韓公排算而必曰妥貼方爲無病山谷直是有未妥貼耳朱子亦謂韓文以文從字順各識其職爲貴凡如此等利害之說摹習之輩尙其慎諸

長篇易知其鋪陳氣勢警妙人人易見惟短篇意深而隱言約而微節短勢長法變筆古似莊實諷似緩實迫愈悲愈恢如遠公勢面不可迫視所謂雲聚岫如複者而凡一

切品藻之妙又不足以語之矣

篇短語無多若截不斷則相承一片直滾順放譬如乘馬下坡前面又無多地豈不迫促跼步無駐足分尙有何勢尙有何奇何處見用筆將使題分不得盡況求異觀故短篇尤在有邱壑截得斷斷愈多愈便用奇愈斬峭愈見筆力斷而後接用橫用對面用逆用離用側用遙接大放開條收轉有先後有正位一毫也不欠不亂蓋長篇用法不難亦易見奇惟短篇必須精用之蓋有不得已者耳凡如是等說古人皆知之而未之嘗言以言則非真也而余乃言之甚慚淺躁矣

杜公詩晚年
愈渾雄老勁
未可妄議

世人徒慕公詩無一求通公志故不但不能及之並求真
知而解之亦罕見如公在潭州入湖南時詠懷二首此公
將沒時迫以衰病心志沈惋語言陷滯誠若不可人意然
苟求其志則風調清深豪氣自在雖次第無端由要見一
種感慨歎惜之情終非他人所及蓋公一生懷忠國濟時
之志至是老而將死決知不能行所爲矣故作此二詩所
謂噉噉幽曠心拳拳異平素又曰意深陳苦詞不啻明詆
之矣是時遭臧玠之亂軍儲困急目擊悲憫與送韋諷上
閩州詩同意而又方將遠適炎瘴其意甚慘嗚甚哀乃自
公歿至今千餘年無一人尋及然則作詩以貽後人孰克

知之可爲拊心朱子論屈子九章以爲其詞大抵多直致
無潤色而惜往日悲回風又其臨絕之音以故顛倒重複
倔強疏鹵尤憤懣而極哀悲讀之使人太息流涕而不能
已愚謂杜公居夔居潭諸詩正是如此後人不釋其志而
哀其情徒據語言之末學究頭巾之智噉噉然俱以朱子
藉口競訾短夔詩以爲不工所謂以尺蠖繩蛟龍也悲回
風曰吾怨往昔之所冀兮悼來者之愁愁公之此詩正是
如此朱子之論夔詩猶其論九章耳非必苦訾之也乃劉
辰翁評歲晏行曰子美晚年詩多亂雜無次山谷專主此
等流弊至不可讀夫山谷所主特愛其生辣苦澀風調清

深豪宕感激亦首歎之嗜耳夫豈齷齪文士所知又如上
水遣懷篙工密逞巧一段政以篙工濟危險之灘棹觸時
無賢傑以濟難屯乃淵懷比興最深切處而鄭少谷評曰
詩何得如是此皆杜逗滯處篇篇有之云云若爾則說命
之舟楫正月之輔車皆逗滯耶杜集韓集皆可當一部經
書讀而僻儒以一孔之見未窺底蘊浮情淺識妄肆膚談
互相糾評以為能事遂奮筆而著之說亦烏足為有亡哉
杜公立志許身稷契全與屈子同讀離騷久自見之
深觀康樂終落第二乘不及杜韓遠甚蓋杜韓能包康樂
康樂不能兼有杜韓非特杜韓即太白子瞻縱宕橫放變

化頓挫壯浪恣肆飛越終非鮑謝所敢望昔人論書嫌聖
教序板俗謝詩蓋亦略如此政以其精深密麗無一敗筆
而恣肆超妙不可方物處少也試觀蘭亭爭坐帖塗抹潦
草而天機神化非聖教可同觀矣以詩論之三百篇離騷
漢魏李杜韓蘇與文家莊子史遷同為活潑潑地謝詩於
文似班固於書似聖教序其不可及在此而其品終落第
二亦坐此但世人尙未能窺謝鮑之精深法律而何能知
李杜韓蘇之根本盛大後人須深釋吾言否則以余為罪
為謬誕也右丞是維摩禪杜公亦不能加其上

吾謂當先從
杜韓大家入
手自臻上乘
謝鮑只可參
取不宜專學
恐為其字句
所縛不能恣
肆也

昭昧詹言卷八終

Blank writing area for Volume 8, ending.

昭昧詹言卷九

桐城方東樹

韓公

讀杜韓兩家皆當以李習之論六經之語求之乃見其全
量本領作用至其筆性選字造語隸事則各不同而同於
文法高古奇恣變化壯浪縱宕橫跨古今。

選體造語極其奇變但筆勢不能壯浪縱恣又託興隱緩
自家胸襟面目不能呈露固由其本領淺薄亦由篇局短
筆力懦氣魄小發不出來至杜韓始極其揮斥固是其胸
襟高本領高實由讀書多筆力强文法高古而文法所以

此不盡然有
所法而後能
有所變而後
大耳

高古由其立志高取法高用心苦其奧密在力去陳言而
已去陳言非止字句先在去熟意凡前人所已道過之意
與詞力禁不得襲用於用意戒之於取境戒之於使勢戒
之於發調戒之於選字戒之於隸事戒之凡經前人習熟
一概力禁之所以苦也

杜公如造化元氣韓如六經直書白話皆道腴元氣

韓公當知其如潮處非但義理層見疊出其筆勢湧出讀
之攔不住望之不可極測之來去無端涯不可窮不可竭
當思其腸胃繞萬象精神驅五岳奇崛戰鬪鬼神而又無
不文從字順各識其職所謂妥貼力排算也

韓公詩文體多而造境造言精神兀傲氣韻沈酣筆勢馳
驟波瀾老成意象曠達句字奇警獨步千古與元氣侔
韓蘇並稱然蘇公如祖師禪入佛入魔無不可者吾不敢
以為宗而獨取杜韓又李杜韓蘇並稱以其七言歌行瑰
詭縱蕩窮態盡變所以為大家至五言則蘇未能與三家
並立也

韓公筆力强造語奇取境闊蓄勢遠用法變化而深嚴橫
跨古今奄有百家但閒有長語漫勢傷多成習氣此病杜
公亦有之

杜韓有一種真率樸直白道不煩繩削而自合者此必須

先從艱苦怪變過來然後乃得造此若未曾用力便擬此種則枯短淺率而已如公南溪始泛三篇寄元協律四篇送李翺寄鄂岳李大夫等皆是文體白道但序事而一往清切愈樸愈真耐人吟諷山谷后山專推此種昔人譏其舍百牢而取一巒余謂此詩實佳但未有其道腴而專學其貌則必成流病失之樸率陋淺又開偽體矣
病中贈張十八荆造奇險山谷所撫醉贈張秘書句法精造亦山谷所常撫
醉贈張秘書與贈無本特地做成局陣章法參差迷離讀者往往忽之不能覺也然此等皆尚有迹可尋

有來歷不是
陳言務去陳
言不是無來
歷言豈一端
而已

解仍未的

文學中無此
頓悟法

意新則熟詞
亦無碍

韓公去陳言之法真是百世師但其義精微學者不易知如云公詩無一字無來歷夫有來歷皆陳言也而何謂務去之也則全在於反用翻用故著手成新化朽腐為神奇也非如小才淺學剝削剗換用生僻之可厭適見其內不足而求助於外客兵又不服用但覺齟齬不安而已原本前哲卻句句直書即目所以非蹈襲陳言此是三昧微言苟能於言下契悟比於禪家參證一霎直透三關矣既解此意則直取真境而脫撫擬之迹故曰還他本等不取獵近似之詞然而不別剗造一等語句必使已出自成一家則仍是陳言以熟詞晦其新意也此山谷所以得自

成一家亦百世師也

選字固非剽剝餽釘換用生僻求助於外然亦不可不精擇但讀書不博縱欲擇之而無可擇如窠入居室什器無多不得不將就用故物矣

詩文以豪宕奇偉有氣勢為上然又恐入於粗獷猛厲骨節粗硬故當深研詞理務極精純不得矜張妄使客氣庶不至氣骨粗浮而成儻俗

詩文貴有雄直之氣但又恐太放故當深求古法倒折逆挽截止橫空斷續離合諸勢惟有得於經則自臻其勝高詞婉皇墳與至寶不雕琢神功謝鋤耘是兩境上言艱

此不待言雄直之氣與倒折逆挽諸法并不相背蓋氣體貫直而筆勢要曲也

窮怪變下言平淡此公自述兼此二能不拘一律也

選字避陳熟固矣而於不經意語助虛字尤宜措意必使堅重穩老不同便文隨意帶使此惟杜韓二家最不苟東坡則多率便矣然要自穩老非庸懦比

山谷放翁猶時有客氣假象陶公李杜韓蘇無之六一亦時有客氣假象

讀漢魏阮公陶公杜韓必求通其詞求通其意不獨詩也凡讀古書皆然鮑謝意雖短淺然必有其歸宿亦古大家作者無不歸宿之意此是微言聖凡正俗之分以此

六一學韓才氣不能奔放而獨得其情韻與文法此亦詩

家深趣自歐以後諸家未有一人能成就似歐者則亦豈易到也

此說未是
大約方氏泛
論多精而實
指輒謬

韓公亦是長篇易知短篇用意深微文法奇變隱藏難識尤莫如秋懷十一首矣

秋懷終是豪宕非選體也此元和十年公由員外郎降為國子博士時作即作進學解之意也有怨意有斂退自策厲意而直書目前即事指點恍迷離似莊似諷朱子言孟子說義理精細明白活潑潑地可以狀此詩意境

秋懷始於宋玉以搖落自比此其本愜也謝惠連作一往清綺真味益如然猶未若韓公之奇恣根本淵浩無不包

也

昭昧詹言卷九終

詹言九

五

既學又別一
派不可一概
而論韓公文
從字順非所
謂諧乎

法門亦百世之師也

山谷曰寧律不諧而不使句弱寧用字不工而不使語俗
觀此則阮亭標四法一諧字非至教矣諧則易弱又阮亭
愛用好字求工流弊不免入於俗矣世士真知此意者少
將誰語乎

山谷立意求與人遠奈何今人動好自詡吾詩似某代某
家而冒與為近又有一種儻父野士亦不肯學人而隨口
譚俗眾陋畢集以此傾動一世坐使大雅淪亡然後一二
中才又奉阮亭為正法眼藏以其學古而意思格律猶有
本也大約此二派互相勝壓而真作者不出世久矣山谷

曰隨人作計終後人自成一家始逼真而又曰領略古法
生新奇未有不師古而孟浪魯莽如夜郎河伯向無佛處
稱尊者也

姚薑塢先生曰涪翁以驚剌為奇其神兀傲其氣崛奇玄
思瑰句排斥冥筮自得意表玩誦之久有一切廚饌腥蠅
而不可食之意又云精華錄山谷所自定凡阮亭選本所
云正集者是也然別集外集殊多傑作其去取之意亦有
不可解者

又曰宋藝文志有陳逢寅注二十卷而不及任淵史容樹
按任注甚疏漏史更劣姚又曰魏泰隱居詩話極詆山谷

泰本不齒士類而糊心昧目敢於狂吠如此近世馮班之徒所見與泰不遠而學者奉其盲論過矣

山谷之不如韓杜者無巨刃摩天乾坤擺蕩雄直揮斥渾茫飛動沛然浩然之氣而沈頓鬱勃深曲奇兀之致亦所獨得非意淺筆懦調弱者所可到也今選五言除海峯所取十篇實具雄遠壯闊之意益以薑塢補選二十餘篇大略備矣如次韻伯氏長蘆寺勞坑入前城寄宗汝爲過致仕屯田劉公隱廬留王郎餞薛樂道等皆至佳海峯失之也

學者須要胸襟高識趣超義理宏筆力強此皆詩文本領

不可強而能不從學詩得也

凡諸詩家大抵語氣雌弱境界隘小氣骨輕浮縱有佳句不過前人熟徑卽有標新領異又失之新巧僞俗乃知作家之未易到也

詩文句意忌巧東坡時失之此遂開俗人故作者寧樸無巧至於凡近習俗庸熟不足議矣要之惟學山谷能已諸病故陳后山雖僅得其清鍊沈健洗剝渺寂之一體而終勝治態凡響近境者也

學黃必探源於杜韓而學杜韓必以經騷漢魏阮陶謝鮑爲之源取境古用筆銳造語樸使氣奇選字堅神兀骨重

詩之生硬或
圓熟此其貌
耳至於高下
全不數此所
謂文無難易
惟其是也方
乃未喻此理

思沈意厚此亦詩家極至之詣也

惜抱論玉溪矯做滑易用思太過而僻晦之病又生竊謂后山實爾山谷無之然山谷矯做滑熟時有磊落不合枯促寡味處杜韓蘇無之杜韓蘇閒有貪多弩末處漢魏阮公陶公大謝太白無之

黃只是求與人遠所謂遠者合格境意句字音響言之此六者有一與人近卽爲習熟非韓黃宗悒矣

又貴清凡肥濃厨饌忌不用

又貴奇凡落想落筆爲人人意中所能有能到者忌不用必出人意表峴峭破空不自人閒來

又貴截斷必口前截斷第二句凡絮接平接衍敘太明白太傾盡者忌之

英筆奇氣傑句高境自成一家人則韓黃其導師也

黃詩秘密在隸事下字之妙拈來不測然亦在貪使事使字每令氣脈緩隔如次韻時進叔篇此一利一病皆可悟見學者由此隅反可也此詩與字兩字腐字三韻節去則文意不足讀之實牽強未妥於此乃知韓公押強韻皆穩不可及也此病陳后山亦然可悟人才性大小不可強能文從字順言有序李杜韓蘇皆然黃則不能皆然雖古人筆力貴斬截起勢貴奇特然如山谷過家起處亦大無序

此宋爲無序

矣

附論陳后山

姚薑塢先生曰后山云少好詩老而不厭按后山與謝康樂卒年皆四十九而已自云老故不老矣及見黃豫章盡焚其稿而學焉豫章謂譬之奕焉弟子高師一著僅能及之爭先則後之矣樹按此卽智過於師乃堪傳法智與師齊滅師半德之愜以此繩后山真減於黃一半也

又云新城云后山詩反覆觀之終落鈍根按此意不可不知然新城雖不落鈍根而深造孤詣卓然自立遠不逮后山總不如杜公不隨後生嗤點亦不薄今亦不愛古惟清

麗與鄰風騷與親之為正等正識也

又云后山於詩果未有悟入處按此論后山誠然但先生論詩文妙悟燭照可謂得無上正等正覺而其所自造甚凡近殊無奇特遠不逮所知豈知之易而才分有所限與又云后山自謂黃出理實勝黃其陳言妙語乃可稱破萬卷者然外貌枯槁如息夫人絕世一笑自難

又云后山之師杜如穆柳之徒學文於韓也后山之祖子美不識其混茫飛動沈鬱頓挫而溺其鈍澀迂拙以為高其師涪翁不得其瑰瑋卓詭天骨開張而耽字洗剝渺寂以為奇又云后山五七古學杜韓其不可人意者殆如桓

息夫人豈枯槁者耶

宣武之似劉司空其五古意境句格森沈淡澀之致於老
杜亦虎賁之似而無老杜之雄鬱混茫奇偉之境其五七
律清純沈健一削治態瘁音亦未可輕蔑

薑塢先生論后山之學杜學韓黃不至處云云愚嘗細商
其故此非學之不至得其粗似而遺其神明精神之用云
爾也直由其天才不强耳任淵論后山詩如曹洞禪不犯
正位切忌死語愚謂此亦非大乘之談又后山用意求與
人遠但過深轉竭索無味又時藟蘘不合此不可謂非山
谷遺之病也若大謝杜韓用意極深曲而句無不穩洽
昭昧詹言卷十終

昭昧詹言卷十一

桐城方東樹

總論七古

詩莫難於七古七古以才氣為主縱橫變化雄奇渾灑亦
由天授不可強能杜公太白天地元氣直與史記相埒二
千年來只此二人其次則須解古文者而後能為之觀韓
歐蘇三家章法剪裁純以古文之法行之所以獨步千古
南宋以後古文之傳絕七言古詩遂無大宗阮亭號知詩
然不解古文故其論亦不及此
七言古之妙樸拙瑣曲硬淡缺一不可總歸於一字曰老

皆學方所致
何天授之有

此辭所不解
此種翁之所見
到照昧言之所以作
也固亦有益學
者而古人之所以佳處
則全不在此

此皆刻舟求劍之論所謂
鴻儒已入冥
而猶著猶

凡歌行要曼不要警

七言長篇不過一敘一議一寫三法耳即太史公亦不過用此三法耳而顛倒順逆變化迷離而用之遂使百世下目眩神搖莫測其妙所以獨掩千古也

一敘也而有逆敘倒敘補敘插敘必不肯用順用正一議也或夾敘夾議或用於起最妙或用於後或用於中腹一寫也或夾於議中或夾於敘中或用於起尤妙或隨手觸處生姿

無寫但敘議不成情景非作家也然但恃寫猶不入妙必加倍起棧汁漿或文外遠致此為造極

視矣敘釋也

此不能專在章法錯綜上求之矣

此正自今視之如是耳古人何嘗有成心哉皆求其解而不得而強為之詞也

欲知插敘逆敘倒敘補敘必真解史遷脈法乃悟以此為律令小才小家學之便成亂雜不通也此非細故乃一大門徑非哲匠不解其故所謂章法奇古變化不測也坡谷以下皆未及此惟退之太史公文如是杜公詩如是大約不過敘耳議耳寫耳其入妙處全在神來氣來紙上起棧骨肉飛騰令人神采飛越此為有汁漿此為神氣其能處只在將敘題寫景議論三者顛倒夾雜使人迷離不測只是避直避平避順起法以突奇先寫為上乘汁漿起棧橫空而來也其次則隊仗起其次乃敘起敘起居十之九最多亦最為平順必

平起實敘亦
未嘗無有要
看筆勢何如
耳
此等議論皆
淺

曲必襯必開合必起筆勢必夾寫必夾議若平直起老實
敘此為凡才杜韓李蘇黃諸大家所必無也

汁漿起棧不止一處愈多愈妙段段有之乃妙題後墊襯
出汁起棧更妙此千餘年不傳之秘盡於此矣乃太史公
退之文法也惟杜公詩有之

敘在法存乎學寫在才氣存乎才議在胸襟識見存乎識

一詩必兼才學識三者起棧在神氣存乎能解太史公之

文汁漿存乎讀書多材料富凡以上諸法無如杜公今一

一評之細心體察久之自有悟入處

命意不深則儻下字不典則儻取境不遠則儻文法不超

妙則尋常俗士皆能到一望易盡安足貴乎

艾千子論文曰道理正魄力大氣味醇色澤古此亦可通

之於詩今欲勝人全要在此數字中講究非苦心深思不

能領略古人之妙也

不尋其命意則讀其詩不知其歸宿亦並不能悟其文法

所以為奇為妙為變為逆為棧為汁為景象為精彩也

須要自念必能斬新日月特地乾坤方可下手苟不能不

如不作

豪語須於困苦題發之失志時不可作頹喪語苦語須於

佛仙曠達題發之流連光景須有悟語見道根山水憑弔

如此則人人
闕筆矣不如
姑且學作久
之自有成也
此亦腐論作
者各有胸襟
懷抱豈可執
定

須發典重語酬贈應答須發經濟語如此乃為超悟古作家不傳之祕而非學究僉父腐語正論所能解此祕奧詩中夾以世俗情態困苦危險之情杜公最多韓亦有之山水風月花鳥物態千奇萬狀天機活潑可驚可喜太白杜公坡公三家最長古今興亡成敗盛衰感慨悲涼抑鬱窮通哀樂杜公最多韓公亦然以事實典重飾其用意加以造創奇警語不驚人死不休此山谷獨有然亦從杜中得來者不過加以造句耳雜以嘲戲諷諫諧謔莊語悟語隨興生感隨事而發此東坡之獨有千古也段落層次不待言惟每段中有浮聲切響乃不流於滑率

又一氣渾轉中必有奇情快句令人驚心動魄此詩文中一大作用高曾不易之規矩也

杜公如佛韓蘇是祖歐黃諸家五宗也此一燈相傳杜韓李蘇四家能開人思界開人法助人才氣與會長人筆力由其胸襟高道理富也歐王兩家亦尚能開人法律章法山谷則止可學其句法奇創全不由人凡一切庸常境句洗脫淨盡此可為法至其用意則淺近無深遠富潤之境久之令人才思短縮不可多讀不可久學取其長處便移入韓由韓再入太白坡公再入杜公也

敘事能敘得磊落跌宕中又插入閑情文外遠致此惟杜

妄說
此等亦難頂
定

公有之

學詩從山谷入則造句深而不襲從歐王入則用意深而不襲章法明辨

李杜韓蘇四大家章法篇法有順逆開闔展拓變化不測着語必有往復逆勢故不平韓歐蘇王四家最用章法所以皆妙用意所以深曲山谷放翁未之知也

大家用事若不知其用事者此其妙也用事全見癡痕視不典而不足於用者雖賢去大家境界遠矣

他人數語方能明者只須一句即全現出而句法復有餘地此為筆力韓公獨步

放翁七古何可薄視

此不必定

此亦各家面自不可強同詩之道博矣孰此議彼皆非是

詩道性情只貴說本分語如右丞東川嘉州常侍何必深於義理動關忠孝然其言自足有味說自家話也不似放翁山谷矜持虛僞也四大家絕無此病

凡短章最要層次多每一二句即當一大段相接有萬里之勢山谷多如此凡大家短章皆如此必備敘寫議三法而又須加以遠勢又加以變化

李杜韓蘇非但才氣筆力雄肆直緣胸中蓄得道理多觸手而發左右逢原皆有歸宿使人心目了然鑿足足以感觸發悟心意餘人胸無所欲言而強為筆力既弱章法又板議論又卑近淺俚故不足觀山谷筆稍強猶可放翁但

此喻尚好

何止此首

語亦蒙混
山石並不
結處見奇觀
此等知植翁
全未知詩也

大約學力深
自不凡近此
乃深造自得
之功非可因

於詩格中求詩其意氣不出走馬飲酒其胸中實無所有
故知詩雖末藝而修辭立誠不可掩也

讀韓公與山谷詩如制毒龍斂其爪牙橫氣於孟鉢中抑
遏悶藏不使外露而時不可掩以視浮淺一味囂張如小
兒傅粉搔首弄姿不可耐矣觀韓長安雨洗一首可見

凡結句都要不從人間來乃為匪夷所思奇險不測他人
百思所不解我卻如此結乃為我之詩如韓山石是也不
然人人胸中所可有手筆所可到是為凡近

古人論文必曰一語不落凡近此數百年小家不能自立
祇是不解此義而其才力功夫學問識見又實不能脫此

緣藉而至
欲論詩法只
須將古人所
以離奇卓絕
之境高深環
瑋之詞意一
一指出不然
無悟入處今
一切置之不
論而但嘵嘵
賈人以不能
如古人之高
遠果何益於
後哉
不自人間乃
廣道語

以凡近之心胸凡近之才識未嘗深造篤嗜篤信不知古
人之艱窮怪變險阻難到可畏之處而又無志自欲獨出
古今故不能割捨凡近也凡近意詞格三者涉筆信手苟
成即自得意皆由不知古人之妙語云但脫凡近即是古
人 有接筍而鬆者有不接筍而促者皆不知緒故也靜
會自己之氣乃知之

詩文以起為最難妙處全在此精神全在此必要破空而
來不自人間令讀者不測其所開塞方妙

杜公乃佛祖高岑似應化文殊輩韓蘇是達摩聖人復起
不易吾言矣

太白是五通仙人

太白仙語須有方寸不爾便至狂狙失守大約至杜公則龍象一振羣獸退聽矣自杜以後便有門徑好認

坡詩每於終篇之外恆有遠境非人所測於篇中又有不測之遠境其一段忽自天外插來為尋常胸中所無有不似山谷於句上求遠也

坡詩縱橫如古文固須學其使才恣肆處尤當細求其法度細緻處乃為作家

太白時作仙語意亦超曠亦時造快語東坡品境似之果欲學坡須兼白意乃佳若但取其貌乃為不善也若能志

不志莊佛便不能成大家乎

退之何嘗無天外落筆之句

莊佛兼取白坡意境而加以杜韓必成大家非他人所知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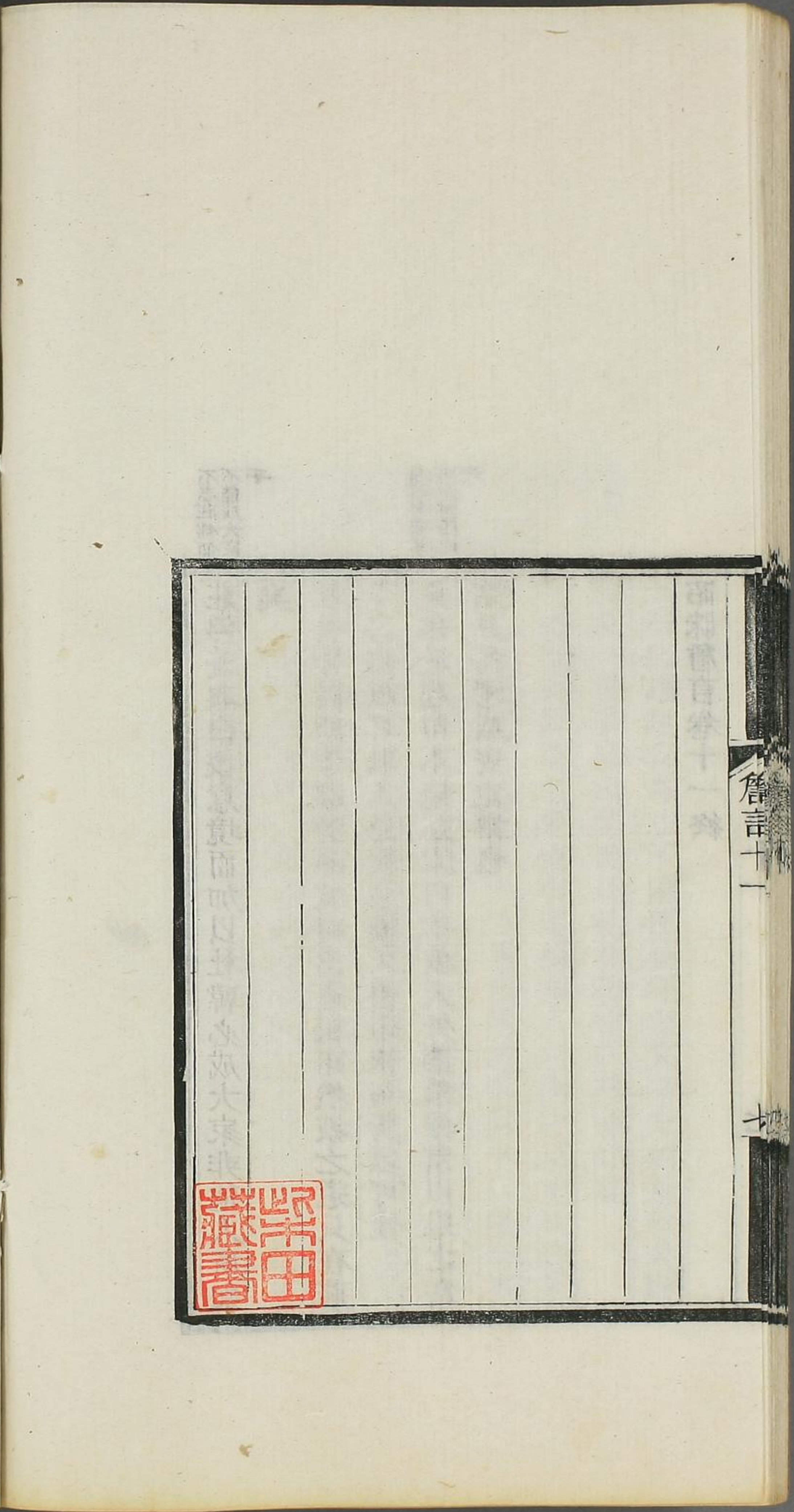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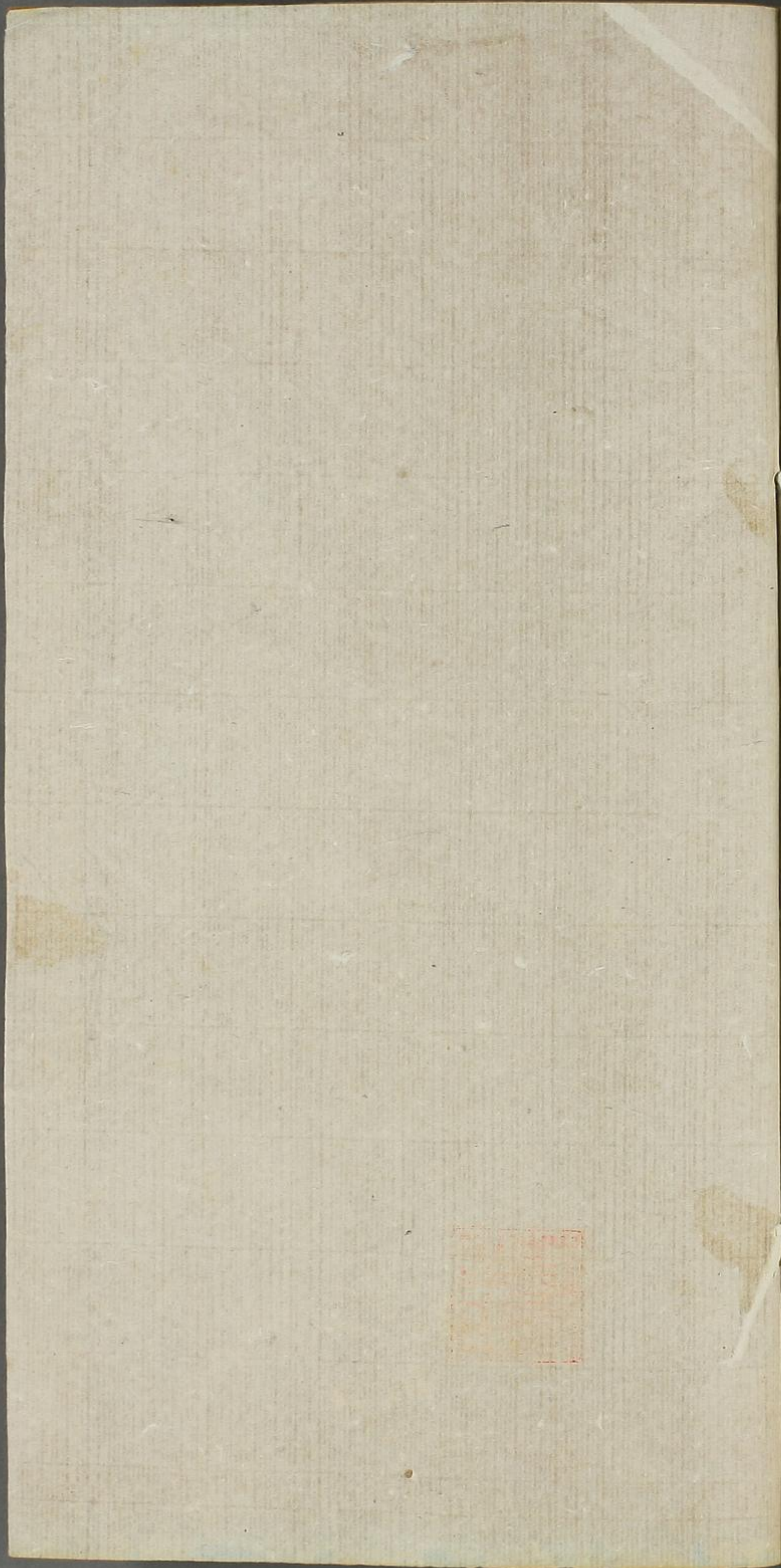
杜公作詩時作經濟語坡時出道根語然坡之道只在莊子與佛理耳取入詩既超曠又善造快句所以可佳

莫難於起句不能如太白杜坡天外落筆便當以退之為宗且得老成安定辭也

昭昧詹言卷十一終

詹言十一

七



十一

藏書

